

# 水温里的春天

□王波

南方小年，我回到老屋。车刚停稳，侄儿侄女便欢呼着围拢来。厨房已然翻新，洁白的瓷砖反射出清冷的光，却化不开心底那一缕淡淡的、熟悉的惆怅。

踱至盥洗盆前，拧开水龙头。不锈钢的寒意顺着指节蔓延开来，手习惯性地探向半空——却捞了个空。那条旧毛巾，连同它栖身的木挂钩，都已失去踪影。

我怔怔地立着。往昔的人、往昔的景，连同旧毛巾那恰到好处温软，穿透眼前的陌生，一帧一帧地在脑海里浮现。

从前，脚步刚及院落，母亲总能第一个辨出。她匆匆从厨房迎出来，双手在围裙上轻轻擦拭，话音带着微微的喘息和藏不住的欢喜，朝屋里喊道：“快，么爸回来了！赶紧兑些热水，让他洗把脸！”

归家的仪式，便在这氤氲的热气中，悄然启幕。

父亲向灶膛添着柴，火舌“滋滋”地轻舔着锅底，明灭的火光在他脸上跳跃。待水壶“呜呜”地喷出热气，他便唤来孙儿孙女，压低声音，传授调和水温的诀窍。一盆洗脸水，自有讲究：不可过烫灼了皮肤，也不能过凉洗不尽风尘。须用刚离灶膛的滚水，兑上清冽的井水，调出温热却不灼肤的恰到好处，让暖意直沁肌理，融入血脉里。

母亲早已备好我那条旧而软的毛巾，又从柜角摸出珍藏的茉莉香皂。一切就绪，她缓缓探身，以指尖蘸起一点水，滴在手腕内侧，静静感受。总要稍作停顿，她才满意地颌首，那份专注，宛如在调试世间最珍贵的乐器。父亲静

坐在竹椅上，烟斗忽明忽灭，脸庞被柴火映成一幅温暖的版画。

我俯身光润的石凳，将脸埋进为我量身打造的温热里。

毛巾吸饱了水，敷上脸的刹那，暖意便从万千毛孔丝丝沁入。舟车的劳顿、人世的喧嚣，仿佛都随着张开的毛孔，一丝一缕蒸腾散去。水汽模糊了父亲佝偻的身影，也浸湿了母亲鬓角的银丝。耳边是母亲一声叠一声的关切：“累不累？”“锅里温着糖水蛋呢。”她在侄儿搬来的板凳上坐下，见我额发被水沾湿，下意识地想递手帕，手抬到半空，却只在膝上轻轻拍了拍，无声地笑了。待我洗完，她手抵着腰，缓缓起身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洗个热水脸，解乏。”

午后的阳光如金沙，软软地铺在窗棂上。父亲兴致颇高，取下二胡，信手一曲《十五的月亮》。琴声裹挟着未散的水汽与茉莉清芬，在小院里悠悠流淌，宛如春风轻拂睡莲，又似母亲轻拍幼儿入睡的掌温。琴声渐歇，母亲歇了片刻，便与父亲一同张罗饭菜，絮絮地说着东家的收成、西家的嫁娶。一时间，茉莉香皂的清芬、饭菜的暖香、父亲烟斗里逸出的焦糖味，在午后的日光里静静交融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，将时光兜住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会时常想起那盆洗脸水。或许，它早已不只是水。它映着父亲烟斗的明灭微光，和添柴时脸上跳动的火光；它藏着母亲取出香皂时那句“给你留了好久”的轻语，和腕间试温的郑重。

记得有一回我急着出门，洗脸有些仓促。母亲在旁轻声叮嘱：“慢点洗，热水脸得慢慢洗才解乏。”那时年少，何曾懂得话里的深意。如今方知，她那句“慢点洗”，熨帖的何止是疲惫的躯体，更是想将这点滴团聚的时光，拉长一点，再拉长一点。

如今，我也成了为女儿调水温的人。指尖触到水流的刹那，母亲试水温时那微蹙眉头、凝神静气的模样，便无比清晰地浮现眼前。于是，我也下意识地将水滴在腕上，停顿片刻。可指尖传来的，只是恒定的、精确的、毫无故事的暖意。无论我如何尝试，用何种比例，也无法复刻出那盆水的温度。

现在，我终于明白，那盆水里，不只有温度，还有时光。

在老屋墙角，我寻到了父亲那把落满灰尘的二胡。琴弦已松，音色沙哑，当年那悠扬的《十五的月亮》已不会再现。可当琴弦在指下颤动的瞬间，父亲于竹椅上拉琴的身姿、母亲在灶间忙碌的侧影，竟又在那片记忆的朦胧水汽中，清晰如昨。我恍惚仍是那个刚抵家的孩子，那个静静地等着洗脸的孩子；父母仿佛不曾老去。

我轻轻抚过琴弦，依旧柔韧如初。当我再用手腕为女儿试探水温时，那盆洗脸水中的春天，在我的血脉深处悄然苏醒。

# “半铁”时光

□黄敦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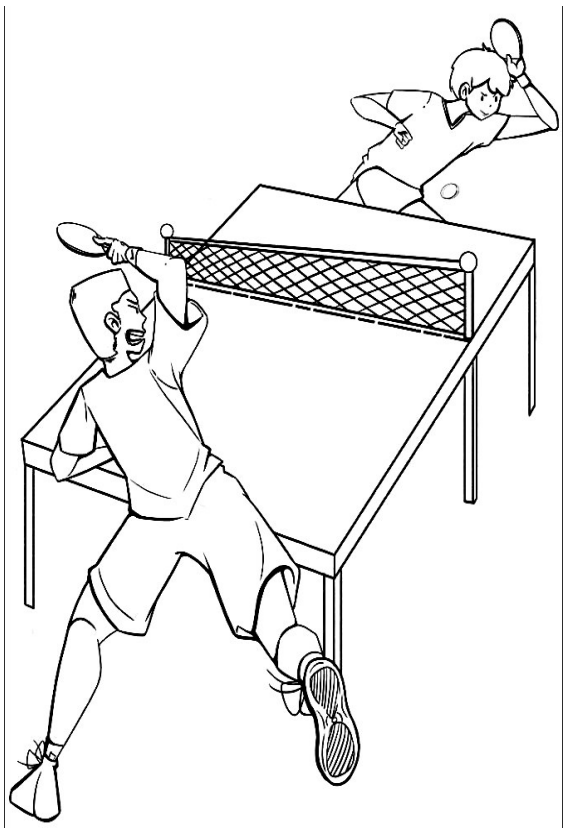
在办公楼一隅，有一方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天地，称其什么好呢？乒乓球俱乐部罢。那其实是一间废弃的大办公室，略作改造，现在成了几位“老铁”与“半铁”们会聚的舞台。偶尔没课的晚间，那里便会传出清脆的击球声，洋溢着欢乐的气息。

“赶快回来，不要见异思迁”，俱乐部“乒乒乓乓”小群里时常传来这样的呼喊，牵动着群上“铁”们那根敏感的神经。老李是这里的常客，忽然有一天，他拓展了一个新的圈子，晒出自己骑行的雅照。有人打趣道：“难怪不见老李，重拾他玩儿剩下的活动去了，听说曾丢了八辆车。”大家笑着，却也怀念老李在球桌前搞笑发球的样子。

老李在经历了外面的“漂泊”后，便说：“老铁们，我还是决定回来应战。只是一直不见某同志打球，很遗憾。”话语间，满是对往昔并肩作战时光的怀念，那个“某同志”被大家戏称为他的“铁搭子”。汤逊湖的水鸟，自由自在地在远处湖面游弋，似乎比我们逍遥自在，可我们却在这小小的球桌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满足。

俱乐部的活动说不上丰富多彩，其实就是一种“贤于博弈”的放松方式。“今晚俱乐部拟进行一周小结，请积极参加。”每周的“小结”，是大家交流心得、分享趣事时刻。说是小结，强调要“围绕几天没来报到的情况写”，其实不需要真的提交。而总结的方式，也总是充满了创意。比如这次，先是小群里正式招呼：“马年首聚，才艺登场，总结在才艺表演中进行”，结果是见面挥拍，所谓“书面总结”全部抛之脑后，空气中渐渐弥漫着汗水与笑声。

在这里，“铁”与“半铁”的界限并不分明。“今天来的铁才是真铁”“半铁一直在”，大家相互调侃，却又彼此包容。所谓“半铁”，或许是那些不能像“全铁”一样经常参加活动，但心中



始终热爱乒乓球运动的人。我自称“半铁”，主要是因为技术不行，直接原因则是去年冬参加时，我正在赶一部九十万字的白话译稿，每周只能以有限次数且每次不超过一个小时的方式参加，这部书稿完成后，一部上半年放下的

关于“民学”的书稿又接上了。一直到年终，我都无法在开展活动时立刻就出现。

记得有一次，俱乐部为了庆祝孙书记晋升行政楼，变身孙主任，拟连摆三天乒乓球阵。大家纷纷响应，以斗球的方式表示祝贺。“热烈祝贺”“连斗三天”，消息在群里刷屏，大家热情高涨。虽然主角一直未曾露面，这个“号召”却凝聚了队伍，活动竟然高密度地展开了几天。

然而，最近俱乐部忽然出现了“密码更改事件”，让大家一度陷入困惑。“有人在改乒乓球室的密码，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”“说是要把密码管起来，优先用于创赛，会出告示。”消息传来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即便如此，大家也没有抱怨，而是借机幽默了一把：“今晚玩不玩，老铁们。机会难得……玩一次少一次……”“必须的！”“其实改密码没有任何意义，轻轻摇两下就开了。”有人不无揶揄地说道。

在这个俱乐部，有欢笑，有汗水，也有感动。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，在球桌前尽情释放自己的能量。“卖力地打球，快乐地斗嘴”，这是大家最真实的写照。每一次成功击球，都是对自我的肯定；每一次巧妙配合，都是团队默契的体现。

纷纷扰扰世间事，来来往往离俗人。在这里，每一位都成了生活的艺术家。在乒乓球俱乐部的时光里，我们或许只是平凡的“铁”与“半铁”，但我们却用自己的方式，书写着生活的精彩。活动之中，大家调侃一下“读图”“短视频”“填表”时代的浅薄与荒诞；活动之后，大家克服障碍，继续“满血复活”地在各自的领域耕耘，在各自的舞台上绽放光芒。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乒乓球俱乐部的灯光已然点亮。我拿起球拍，走出一楼的“容舫斋”，走向三楼的球室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因为我知道，在这里，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在等着我一起，开启又一场“治愈系”乒乓之旅。